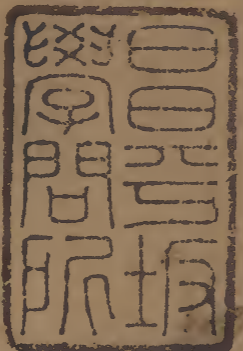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百九十六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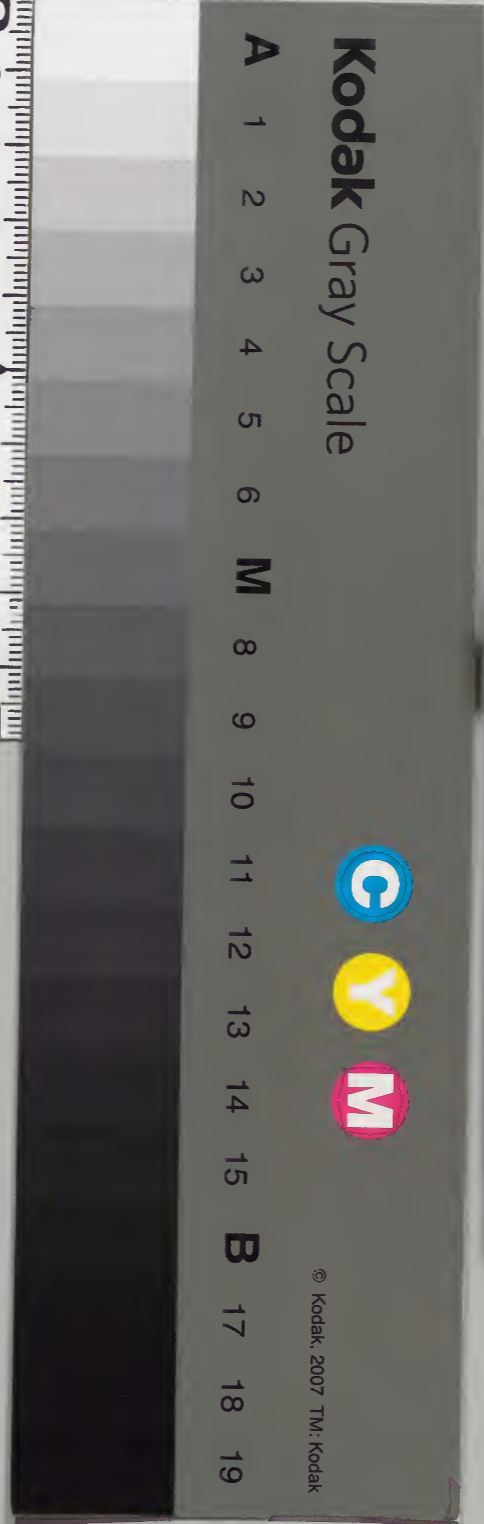
臣

八編

內閣文庫		
架	冊	號
五九	一	三〇九
函		
二		
架		

內閣文庫		
架	冊	號
三六	一	三〇九
函		
三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 84 )	
函號	367	5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六

經濟編

臣類

仕進

淺草文庫

秦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  
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  
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  
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  
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  
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六 臣類

一



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  
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  
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  
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  
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  
說秦王矣

宋始興王濬爲楊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  
長史范曄曄尋遷左衛將軍沈演之爲右衛將軍對  
掌禁旅俱參機密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  
爲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

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文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  
爲廣州刺史。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  
非國家之美也。文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  
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爲  
害也。

齊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爲南陽太守。其妻尚  
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爲雍州。夢一胛熱。爲開府。夢半  
身熱。敬兒意欲無限。嘗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  
矣。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武帝聞而惡之。會有  
人告敬兒遣人至蠻中貨易。武帝疑其有異志。會武



帝於華林園設八關齋朝臣皆預於座收敬兒敬兒  
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遂殺敬兒并其四子  
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嘗夜直省  
中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之行逢朱雀桁開喧  
湫不得進搥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竟  
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鬱林王卽位十餘日  
卽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  
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  
不敢救遂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  
祕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

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  
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  
因陳士開文遙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  
曰爾乃誹謗我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  
掌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  
離身夜以蕪菁子爲燭眼爲所熏由是失明

仕難

唐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  
曰聞竇相屢奏擬德宗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  
爲道士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爲

薛進目已  
盲矣何須  
蕪菁子



對德宗怒參歸怨於君貶公輔爲吉州別駕又遣中使責參

判戶部駙馬都尉鄭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累表辭劇務宣宗以顥爲祕書監

韋澳嘗奏事宣宗欲以澳判戶郎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爲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玘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

遂出鎮河陽

擇君

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使馬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間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



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迎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詭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

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濶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

自售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羗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



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  
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  
羗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  
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  
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  
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  
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  
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  
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  
護羗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

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  
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  
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

自陳帝不能用

漢皇甫規上  
順帝封事

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  
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  
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  
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  
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  
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



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上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媿，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故啓滅有扈，言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

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鈞弋之術，或有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君父也。故車右伏劔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



八編卷之六  
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爲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

自寫人

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圜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舛，輟食弃餐，奮袂攘衽，撫劔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岬，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名著。



文情委婉  
有斷割當  
時第一手

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  
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  
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  
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  
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  
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  
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  
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  
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  
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

以竊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  
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  
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  
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  
燭末光增暉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為  
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  
則幸矣

魏曹植求  
自試表

初見

王稽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  
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如累卵得臣則安然不



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潛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

諒

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耶。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燕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

不信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一  
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人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急○而○狠○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

身受命父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



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

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書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滕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



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

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也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

雖借非車  
日曉暢得  
力亦在此



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和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

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疆則附趙，趙疆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



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

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夫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

折伐齊  
綱壽之策



秦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惟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

韓非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因齊收餘韓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怯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



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  
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  
足徒裼犯白刃蹈礪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  
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對  
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勝  
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  
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  
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  
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  
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

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  
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  
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齊之  
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  
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  
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  
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亡  
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以舉舉荆則  
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  
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

戰國莫強  
於秦而謀  
臣失計若  
此一經洗



發快不可  
言此古今  
翻案第一  
手也

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革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

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四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



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編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名。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

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下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



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甫十三能誦詩受業

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曰留宿間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旣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



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王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陳情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

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且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究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



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由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句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四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慙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

其言乃徵超還

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上書請超

### 致仕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大夫種以至於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弓藏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願優游而不獲傅亮贊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神敏知機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自誤其身猶有此恨况常人哉其難於退身者以余忖度頗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猛獸閉關以待暴客



者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忘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耽祿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前之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卽遠就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天高不聞身遠受苦近者自三公鎮於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人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豈不知身退罹殃蓋耻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位以銓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禍斯言過矣辭必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睢得

蔡澤退而免患侯丘得孫叔去而不疑其次剛毅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郤子以紆亂皆保其安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乘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馬琦曰古人謂凡貴當可使賤如卿不可退矣所稱駕哉  
唐李德裕退身論  
韓休數與蕭嵩爭論於玄宗前面祈嵩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為之動容乃皆以為丞相罷政事



宋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  
正罷又曰望復位日穿矣錢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  
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卽  
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  
章再上乃罷爲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  
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此固朕  
所屬也

神宗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  
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耻也自今兩省大卿監正  
刺史閣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八司長吏歲時以朕  
意勞賜之

哲宗時文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  
史賈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  
館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  
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餞於玉津園先是遼  
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  
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  
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  
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  
手曰天下異人也



八編類纂卷之二  
臣類  
諫臣  
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九十七

經濟編

臣類

諫臣

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



八經類纂 卷之三  
回至尊之盛意。況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寘於其位。而屏棄疎賤之哉。

元稹上疏  
論諫職

玄宗時李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某疎愚怠墮。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與亾諫諍之道。遐想其人。砥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敗獵者。敗獵愈甚。諫治官室者。官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

臣牧與人  
論諫書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臣類

二



武宗時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中書門下奏諫官缺員請補宣宗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多人如張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未聞足矣。

宋真宗時田錫居諫署直言時政得失每指斥將相備位無所籌謀封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邪。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

張詠侷儻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政績聞。真宗嘗稱其才堪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臨卒上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謚。



忠定

憂國之人莫不爲之寒心如呂濬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麻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修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扳濬襄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失既多雖悔何及

趙抃請留歐陽修等供職

諷諫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外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駒駒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晏子歿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寒塗撫其御之。



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于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徃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吾游乎怒而擊之于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于殿下

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隤爲陵于荆臺未嘗有持鍾鼓管絃之樂而游于父之墓上者也是王還



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于十里之前而權之于百世之後者也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躡尹牟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

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鉞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



須王出吾亦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州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上坐殿上則出鐘磬竿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于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遊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



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竿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歟？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



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曰不獻三城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警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侍輦而行

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



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義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給車

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



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以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于危亾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亾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兒孫伏于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恤孤也。于是嘆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

唐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



高祖顧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  
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變色旣而笑曰狂  
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待宴披香  
殿酒酣謂高祖曰此殿煬帝之所爲邪高祖曰卿諫  
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爲而謂之煬帝乎  
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官鹿臺非興王之  
所爲故也若陛下爲之誠非所宜臣昔侍陛下於武  
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官  
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高祖深然  
之

太宗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時好弓矢得良弓上  
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  
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  
朕始寤寤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  
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  
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  
失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狄仁傑從容言于太后曰  
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  
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私之他族無乃非天意



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侄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爲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

直諫上

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爲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狐援說



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  
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  
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  
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  
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  
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  
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  
何吏曰斲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  
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斲先生  
之老歟昏歟狐援曰曷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  
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  
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斲之東閭  
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狐援非樂斲也國已亂  
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  
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  
達子之所以死之也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  
且遠立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  
投桴而歎曰嗚呼士之邀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  
冑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弊之有簡子艷然  
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是衆也子親謂寡人



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卽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卽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卽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屏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鬪之上抱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樂爲其上死

呂覽貴直篇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寔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蕢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



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  
死人耶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  
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  
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  
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  
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  
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  
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  
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  
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

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  
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  
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耶皇帝曰何等  
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  
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薨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蒞  
藜于諫士有桀紂之治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  
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鑊乃  
解衣伏鑊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  
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上卿皇帝  
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薨陽宮歸于咸



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  
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  
茅君之力也

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  
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  
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  
賊宜編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  
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  
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漢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攀轡

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  
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馳  
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  
上乃止

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  
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  
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  
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  
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昔者周蓋千八百  
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



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虞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禹湯文武。參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



諸吏與之馳騁射獵一月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  
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  
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  
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  
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  
筭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  
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  
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  
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  
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

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  
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癡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  
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  
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  
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  
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  
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媒故君子不常  
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族方正修  
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



又有修之  
於官而壞  
之於家者

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  
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是則  
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  
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  
議論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

也

賈山  
至言

武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  
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  
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  
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

哀帝時司隸解光奏言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  
請事窮究議郎耿育上疏 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  
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  
重制于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  
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  
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  
內斷于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  
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  
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  
內暴露私燕誣汗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八  
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

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

奏吳王書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八

經濟編

臣類

諫評

求言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神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為汚，樹鬱則為蠹，草鬱則為蕪，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



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國人流王於蕪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者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爲君勉之若何其

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於樂今樂而益飭行之壞也於貴今主欲留而不許仲志行理貴樂弗爲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潛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兩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况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



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  
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  
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  
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  
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頰而土色者  
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  
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  
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

呂覽達  
變篇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饒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  
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  
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  
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  
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為隱  
左右言及國吏罪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  
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戊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  
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  
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戊曰  
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  
孫戊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戊曰小國



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戊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戊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戊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戊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戊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戊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漢袁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躡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



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置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

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言也

諸葛亮與羣下啓

北魏高祖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嘆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卿等當知之



張寔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踪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關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

唐太宗幸太平宮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竊詰無不慚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太宗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者

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歎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能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



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與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旣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旣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高宗嘗謂五品以上，日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耶。

宋太祖詔當參官轉對，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仁宗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卽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半以所條對具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



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爲言官，外爲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沾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爲國立事者哉！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惟審於聽受而已。殿中侍御史何郟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夫謀於朝，外採百工庶人議於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出自項，相

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伏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寮，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寮，取其裨輔多者，用爲選首，庶使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帝嘉納之。

仁宗時，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陝西羅軍儲，訪知邊事者，釋寇所至州縣罪，及夏稅時，禁越職言事，富



彌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

英宗時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司馬光問爲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說不如目睹其真今四海之大萬里之遠民情之利害不可以槩言風俗之美惡不可以凡舉人材之賢不肖不可以互知竊以陛下所賴以察四方之事達四方之情者數路人而已而專用一方之人非所以廣聰明於天下也臣願陛下常於言路參用四方之士天下幸甚

王巖叟請廣言路參用四方之士

元鐵木迭兒奏此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乞令臣等閱視乃入奏聞仁宗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如細民訴訟者則禁之

納諫



魯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  
寒降上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  
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  
於是乎禁罝羅猎魚鼈以爲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  
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罝鄂以實廟庖畜功  
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鯤鱒獸長麇麋  
鳥翼穀卵蟲含蚶蜾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  
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  
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  
之使吾無忘論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  
不忘也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  
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  
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  
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  
堯舜之爲君也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惟  
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  
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  
爲寡人戒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



子謂樂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  
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  
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晶於君拂也。君胡不問  
於晶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晶哉。  
遂輟田。

北魏中書侍郎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  
見高宗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  
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高宗所不忍聞命左右  
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高宗省之謂  
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

人臣不可  
無此識人  
君不可有  
此心

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  
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  
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  
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  
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  
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  
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數十百人而允爲郎二十七年  
不徙官。高宗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  
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  
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爲益



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

唐高祖時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爲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鷄鵠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王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亾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游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

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爲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游獵爲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高祖。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疋。仍頒示遠近。

高祖考第群臣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因置酒高會。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唯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命捨君



臣之敬極歡而罷

宋太宗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閣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田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爲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朝廷大體有四其一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屯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記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祕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之使各司其局其三言邇者寓縣平寧京師

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又闢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省湫隘郎官無本局尚書無聽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城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願別修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令枷杻鉗鎖皆有定式今以鐵爲枷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

太宗嘗閒居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太宗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



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太宗悅。即出之。還其親族。太宗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太宗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太宗怒曰。朕寘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爲孝孫游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太宗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爲此。不盡言也。

太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太宗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太宗乃悅。

太宗宴近臣於丹青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讐。不謂今日同得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



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太宗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歛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太宗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

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太宗曰朕罪斯人則誰復敢言乃賜絹二十疋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太宗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太宗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太宗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太宗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



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太宗曰其事可聞歟  
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  
下賜以陵蘭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  
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  
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  
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  
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太宗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  
不自知耳

李孝本二女配没右軍文宗取之入宮右拾遺魏暮  
上疏曰陛下不遜聲色屢出宮女以配鰥夫竊聞數

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  
孝本女入宮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  
武一顧列女屏風宋弘猶正色抗言光武即撤之陛  
下豈可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文宗即出  
孝本女擢暮爲補闕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  
孝本女宗枝髮亂孤露故收養宮中暮於疑似之間  
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爲制辭  
以賞之暮徵之五世孫也

文宗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文宗舉衫袖示  
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文宗之儉德公權獨無



言文宗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文宗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

文宗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收除邠寧外間頗以爲疑文宗曰收尚父之姪太后叔父在宮無過白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收不應爲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收二女入宮有之乎文宗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收納女後宮故得方鎮文宗俛首良久曰然則柰何對曰

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收家

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矣上變色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



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蓋言皆應如是遂以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政令不及兩河湟淫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蓋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懿宗勅以閣門使吳德應等爲館驛使臺諫上言故

亦不可訓

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懿宗諭以勅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叔一言而復封之太宗發卒修乾元殿聞張玄素諫即日罷之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勅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爲不可弗聽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爲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爲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

說書世后  
根源讀過  
蘇然



奪雄坐房與奪廟社犯天下之至不順爲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爲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一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歿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宋張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主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

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忘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弑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爲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爲下邳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於漢廷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



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  
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帝大和二年名臣在  
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  
間差可告語其勢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  
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持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  
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  
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則林甫  
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  
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  
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  
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爲比則其  
時人物可知也敢言

理宗時諫臣言譁徒吻士結黨扣關鑿鼓是非爲攫  
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者必加精  
採儻涉私邪朋姦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問是時  
臺綱不振嬖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  
諭刪去謂之節帖臺諫不敢與爭

不罪諫官

漢靈帝時朱儁擊黃巾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  
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



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  
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  
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爲  
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  
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  
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  
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水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  
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其長虛僞  
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  
將復有杜郵之戮矣趙忠見其疏而惡之熒擊黃巾

功多當封忠譖訴之靈帝識熒言得不加罪竟亦不  
封

唐憲宗甫過公除即事游畋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  
陽大宴捨遺李珣帥其同寮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  
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  
之制猶服心喪合宴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羣臣入  
闔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多  
過游畋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矣不知乘輿所在  
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  
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闔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游宴沉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後唐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内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

劉濤皆請加罪唐主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爲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略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宋太宗第五子益王元傑嘗作假山召寮屬置酒衆皆褒美姚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毀



爲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之

仁宗時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柰何以直棄之乃取人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辭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爲之詞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隋煬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煬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煬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悉多少但患漸近煬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徃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



爲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煬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煬帝益怒，頃之煬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煬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煬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煬帝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急。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

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煬帝令案驗獄成，下詔數威罪狀，除名爲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推謝而已。煬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即殺，遂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唐陸贄在翰林爲德宗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德宗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德宗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德宗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德宗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迂上意，盧杞雖貶官，德



宗心庇之，贊極言杞姦邪致亂，德宗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贊恩遇雖隆，未得爲相。

僖宗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爲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亂，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

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田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臺隤。津聞者氣塞。

宋仁宗時，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遷序，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濶，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

此論亦未



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  
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  
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  
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  
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  
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龕  
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  
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  
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  
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

苟免夷簡怒斥監鄧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  
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  
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  
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  
仲淹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  
飲餞之或以謂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館  
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  
議若訥都人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  
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  
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



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反爲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及不用蘇軾則倚摭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顛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謝表略曰願陛下集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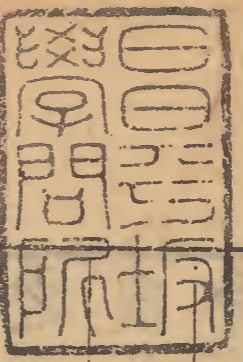
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心腹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范鎮上疏致仕

徽宗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爲姦縉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



八編類纂 卷之八  
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  
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  
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  
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航遂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  
稅。



八編類纂



